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請諸位掀開經本，我們接著看雍正皇帝的「上諭」，第一面倒數第三行下半段看起，我把這個文念幾句，對對地方。

【夫佛氏之五戒十善，導人於善也。吾儒之五常百行，誘掖獎勸，有一不引人為善者哉。】

從這兒看起。前面一段，是把三教宗旨為我們說出來，宗旨、它的根源，這也正是佛家講的契機契理，理是同出於一原，機就不一樣，所以才有這三種教學的方法，接引三類不同的根性。這個跟大乘佛法講的教學原理原則完全相應，方法、形式雖然不一樣，它的方向目標相同，那就是同歸於善。善的標準是要與心性相應，與性德相應，這是不變的原則，但是與心性相應的程度，確實有淺深廣狹不同。我們知道法身是最清淨的，法身大士；四聖法界比法身大士就稍微遠一點，天道又遠一點，人道就更遠了，三惡道完全違背性德。佛的教誡，佛給我們制定的一些規律，佛家常講的戒律，都是本著這個原則而說出來的，這是我們應當要明瞭，然後才能體會到諸佛菩薩的真實智慧，無盡的慈悲，善巧方便。

尤其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對於「形跡」絕不把它放在心上，而重實質。「形跡」是關於契機的，實質是契理的，果然契理，眾生的根性無量無邊，我們沒辦法了解。《華嚴》裡面，居然用貪瞋痴接引一類眾生，我們看起來好像是與性德相違背，其實他不違背。我們去做就違背了，他去做就不違背，原因在哪裡？他心地清淨，他不染著，和光同塵。我們為什麼不能做？我們染著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接觸境界會起妄想分別執著，法身大士接觸境界，他沒有妄想

分別執著，高就高在這個地方。離一切妄想分別執著，就與法性相應；染妄想分別執著，這就相違背，那叫造業。於是佛給我們制定戒行，我們是最初級的，所以一定要明瞭，要能肯定，我們今天是最初級。佛教給我們什麼？十善業道，這是最初級的，佛教的幼稚園。我們能不能做到？要不能做到，那佛教幼稚園的資格都沒有，這是我們自己要反省的。我們學佛究竟在哪個階段、在哪個等級，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晚近太虛法師所講「五乘佛法」的人乘，五戒十善屬於人乘，天乘還要加四無量心，多少都有一點定慧，才能從這個向上提升。

我們今天接著看『夫佛氏之五戒十善』，這個「夫」沒有意義，是語助詞，佛家所說的五戒十善，這是佛法的基礎，佛法的大根大本。『導人於善也』，「導」是引導，誘導人向善。學佛要從這個地方學起，別人不能做，我們一定要做，決定要遵守。戒跟善在形相上相同，在果德上不相同，這個要知道，所以受戒跟行善不一樣。五戒是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十善裡面也是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，看起來好像都一樣，但是他的果報不相同。戒是你正式接受佛陀的教誨，你自己發願，就如世間人所講的發誓，你曾經發過誓願要學。十善沒有，十善你沒有發這種心。果報，十善是希求福報，五戒不是福報，這裡頭不一樣。五戒求的是什麼？求的是得清淨心，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。形式上是一樣的，目的、方向迥然不同，一個是希求福報，一個是希求定慧，這是戒跟善有差別。五戒一定要在佛菩薩面前受，十善不必要。所以同樣修學這幾個科目，用意在哪裡？目的在哪裡？自己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佛法，清淨心比什麼都重要，戒能斷「貪瞋痴慢疑」，善沒有這種能力，用意也不在此。所以這是最基礎的，引導人向善。

『吾儒之五常百行』，我們從這個地方看，雍正皇帝他稱「吾儒」，他用這兩個字，他是中國人，認同中國，他不是外國人，滿清入主中國，跟中國就同一個國家，同一個民族。「吾儒」，我們儒家，你看看這個味道。儒家講的「五常」跟佛家講的「五戒」，非常接近。五常是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」，仁就不殺生，殺生就不仁；義是不偷盜，禮是不邪淫，智是不飲酒，信是不妄語，跟佛家的五戒相同。人能夠持五戒，來生一定得人身。我們能得人身，過去生中持五戒，這在大乘法裡面叫「引業」，引導你到人道裡面來受生。我們都得人身，是同一個引業；但是每一個人面貌不相同，生活環境不相同，富貴貧賤不相同，這是另外一個力量，這個力量叫「滿業」。滿業是什麼？善惡業。過去生中修的善業多，這一生就富貴；修的善業少，這一生就比較貧困。兩種力量，我們自己要清楚、要明瞭，然後就不會怨天尤人。縱然生活在逆境當中，也不會怨天尤人，為什麼？過去生中造的不善因，這一生得的這果報，自己當然能夠樂於接受，這個人才能夠修道，才能夠行道。如果怨天尤人，這個念頭就造罪業。

「五常」，是中國幾千年祖宗教導子弟，處事待人接物的常規；「常」就是不可以間斷的。中國人接受這個教育幾千年，雖然在近代失去了，大家不講了，那個根總在。今天我們講仁義道德，講大乘佛法，中國人容易接受，這是什麼原因？它還有根。我們從五戒、從五常這個教育來觀察，中國人看一切人、看一切物都是善的，一切人都是好人，「仁者無敵」。五常頭一個就是「仁」，仁慈的人沒有敵對。如果跟我是敵對的，這個人就不仁慈。別人可以跟我敵對，我絕不跟別人敵對。叫別人不跟我敵對，那個難！這個不是聖賢人的教導。聖賢人教導，我自己不可以跟別人作對，別人跟我作對是他的事情。他輕視我，我們不敢輕視他；他毀謗我，我們

不可以毀謗他；他侮辱我、陷害我，我們絕不能用報復的心理來看他，這是學聖學賢，聖賢人跟凡夫差別就在此地。凡夫造業，聖賢人積德修功，不一樣！否則的話，我們讀聖賢書、學聖賢教，學到哪裡去了？這幾個科目要牢牢的記住，一時一刻都不能違背，這叫修行。

如果我們的思想、見解、行為違背了五戒五常，你錯了。知道錯了，趕快把它修正過來，這是世出世間大聖大賢善惡的標準，這叫善。符合這個標準才叫善，不符合這個標準，那就不善。別人不善，我們不可以跟著他做不善，我們要行善去感化他。眾生為什麼造作不善？煩惱習氣太重，沒有人教導他，佛在《無量壽經》上講得太好了，「先人不善，不識道德，無有語者，殊無怪也」，可以原諒他。他的父母沒有教過他，他的老師沒有教過他，他的長輩沒有教過他，他怎麼會知道？沒有人教，他知道，那是佛菩薩再來的，那是聖賢人，不是凡人。凡人沒有人教誨，煩惱習氣哪有不現行的道理？所以我們明瞭，此地雖然講「儒釋道」三教，實際上內容只講到佛跟儒。「百行」，行是行為，百是形容多，絕對不是說一百條。五常這個「五」，是實實在在的數字，百行就不是一個實在的數字，是一個形容詞。儒家所講的「三千威儀」，這在《儀禮》裡面所說的，百行就是指這些，都是『誘掖獎勸』，引人為善。

下面雍正皇帝舉了一段公案，這段公案是南北朝時宋朝的一段故事。

【昔宋文帝，問侍中何尚之曰，六經本是濟俗。】

《六經》是儒家的，儒家全部的典籍，大家都知道《十三經》，它一共有十三部。《六經》實際上也就是指《十三經》，它的宗旨，教學的宗旨是『濟俗』；換句話說，端正社會風氣，它目的在此地。

【若性靈真要，則以佛經為指南。】

講到心性之學，佛經是第一，也就是說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佛經講得非常透徹。佛經的內容，用今天學術界的科目來說，無所不包，真正是經典裡面常講的大圓滿。宋文帝他懂。

【如率土之民，皆淳此化，則吾坐致太平矣。】

推崇佛教。『率土之民』，用現在的話說，是舉國的人民、全國人民，都能夠學習佛法，都能夠接受佛陀的教育。『淳』是真誠的心，『此』就是講的佛教，都能夠以淳樸的心、真誠的心，接受佛陀的教誨。宋文帝說，那我就『坐致太平』，天下無事，作太平天子，什麼心都不必操。

這是從前國家領導人對於三教的認知，雍正能夠舉出這幾句話，當然他認知，他贊同這個說法，他欣賞這個說法，我們也就曉得他當然學習這種作法。至於他做到多少，與他的領悟有關係；他做不到的部分，與他的習染有關係。習染是煩惱習氣，功夫愈深，煩惱習氣就愈淡薄。真正契入境界，皇帝不做了，清朝順治皇帝就出家了。釋迦牟尼佛通達這個，王位不要了，一心一意從事於教學的工作，這比做皇帝快樂，這是大樂，比做皇帝還要富貴。那必須真正通了的人才行，沒有完全通達，還是不行。雍正算是很不錯，雍正為他的兒子奠定了根基，所以乾隆是清朝最盛的一代，他奠下的根基。我們知道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這三朝，宮廷裡面天天念《無量壽經》，講《無量壽經》，這是他們的理念，以《無量壽經》來治國，他們有這個共識。

下面是何尚之的對話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何尚之的對話，給我們很大的啟示，諸位如果是明瞭了，今天世界雖然亂，我們認真努力修學，你會有信心幫助社會，幫助這些苦難眾生，破迷開悟，離苦得樂。不要以為我們個人修持這個力量太渺小了

，那我們是不了解真相，了解事實真相，你就不會有這種分別執著。我們一個人認真修行，縱然一點作為都沒有，但是潛移默化，這個力量還是不可思議，會影響你周邊的人，會影響世界，會影響後世。一個人的修持，功德之大，我們要不深入經藏，沒有法子了解，總認為一個人修行，有什麼了不起？一個人造罪業，有什麼了不起？一個人造罪業，連累社會，連累後世，過也是沒有法子說的。必須要把這些理事搞清楚，斷惡修善，破迷開悟。